

《程史默记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程史默记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563333

10位ISBN编号：7532563332

出版时间：2012-11

出版社：岳珂、王铨、黄益元、孔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(2012-11出版)

作者：岳珂,王铨

页数：1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程史 默记》

内容概要

《程史》是岳珂日积月累写成的关于两宋朝野见闻的史料笔记。全书共一百四十条，涉及两宋朝政得失、南渡佚事、贤达诗文、世俗谚语、图讖神怪等等。《默记》本书所录，大都为五代末及北宋时期朝野杂事。作者于掌故颇为熟悉，所录多有据可信，且其中有他书罕及之内容。

《程史默记》

作者简介

作者:(宋)岳珂、王铨 注释解说词:黄益元、孔一

《程史默记》

书籍目录

程史默记

《程史默记》

章节摘录

行都南北内行都之山，肇自天目。清淑扶舆之气，钟而为吴。储精发祥，肇应宅纬。负山之址，有门曰朝天。南循其隈为太宫，又南为相府。斗拔起数峰，为万松八盘岭。下为钧天九重之居，右为复岭，设周庐之卫止焉。旧传讖记曰：“天目山垂两乳长，龙鸾凤舞到钱塘。山明水秀无人会，五百年间出帝王。”钱氏有国，世臣事中朝，不欲其语之闻，因更其末章三字曰“异姓王”以迁就之，讖实不然也。东坡作《表忠观碑》，特表出其事，而讖始章。建炎元二之灾，六龙南巡，四朝奠都，帝王之真，于是乎验。朝天之东，有桥曰望仙，仰眺吴山，如卓马立顾。绍兴间，望气者以为有郁葱之符。秦桧颡国，心利之，请以为赐第。其东偏即桧家庙，而西则一德格天阁之故基也。非望挺凶，鬼瞰其室。桧薨于位，熿犹恋恋，不能决去，请以其侄常州通判炬为光禄丞，留莅家庙，以为复居之萌芽。言者风闻，遂请罢炬，并迁庙主于建康，遂空其居。高宗将倦勤，诏即其所筑新宫，赐名“德寿”居之，以膺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，清蹕躬朝，岁时烨奕，重华继御，更“慈福”、“寿慈”，凡四侈鸿名，宫室实皆无所更。稍北连麓，为今佑圣观，盖普安故邸。庄文魏王、光宗皇帝，实生是间，今上亦于此开甲观之祥。益知天瑞地灵，章明有待，斗筭负乘，固莫得而妄据云。 犇巍字说王荆公在熙宁中，作《字说》，行之天下。东坡在馆，一日因见而及之，曰：“丞相蹟微窗穷，制作某不敢知，独恐每每牵附，学者承风，有不胜其凿者。……”

《程史 默记》

编辑推荐

《程史默记》收录了《程史》、《默记》两部古代笔记小说。《程史》是岳珂日积月累写成的关于两宋朝野见闻的史料笔记。全书共一百四十条，涉及两宋朝政得失、南渡佚事、贤达诗文、世俗谚语、图谶神怪等等。《默记》所录，大都为五代末及北宋时期朝野杂事。作者王桎于掌故颇为熟悉，所录多有据可信，且其中有他书罕及之内容。

《程史 默记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牵机药，你懂的。
- 2、《程史》中多宋室“洗地文”，惜姿势难看。多记徽宗逸事，如殿中鹞良岳鸟兽等条，皆有趣。“鳌渡桥”条虞允文以釜上鳌自嘲，真是恰到好处地好玩。《默记》为五代及北宋朝野杂事，掌故多有据可信。且有很多与晏殊相关的故事，然间及神秘怪异，为野史所难免。张岱云国史失诬，家史失谏，野史失臆，信然。
- 3、持谏以售其身。

章节试读

1、《程史默记》的笔记-第131页

默记多为五代末及北宋时期朝野杂事。作者于掌故颇为熟悉，所录多有据可信，且其中有他书罕及之内容。如一般以为李宗易与晏殊相知尤深，本书“李总易郎中”条载伏暑中李宗易制“如盛冬初熟，霜粉蓬勃”之柿享客，其行近妖，招致晏殊厌恶，“自是遂疏之”。书中间及神秘怪异，此亦野史所未能免，无需苛求。

《默记》有多种丛书收录，其中收入足本的虽有三卷（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学海类编》本）、一卷（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）之分，但内容并无多寡之别。今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为底本，校以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并以有关史籍参校。

与晏殊有关之故事

P131 世传王迥遇女仙周瑶英事，或言非实际，托寓而为之尔。是诚不然。当斯时，盛传天下，禁中亦知。是时，皇储屡夭。晏元献为相，一日，遣人请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，款密久之。王璐不测其意。忽问曰：“贤郎与神仙游，其人名在帝所，果否？”王璐惊惶，不知所对，徐曰：“此子心疾，为妖鬼所凭，为家中之害，所不胜言。”晏曰：“无深讳。不知每与贤郎言未来之事，有验否？”王璐对曰：“间有后验，而未尝问也。”晏曰：“此上旨也。上令殊呼郎中密托令似，以皇子屡夭，深轸上心，试于帝所问早晚之期与后来皇子还得定否。”王璐曰：“不敢辞。”后数日，来云：“密言谩令小子问之。小子言，其人亲到九天，见主典簿籍者，言圣上若以族从为嗣，即圣祚绵久，未见诞育之期也。虽其言若此，愿相公勿以为信，以保家族。”晏公默然。其后闻所奏者，亦不敢尽言。富郑公，乃晏婿也，富公为宰相，皇子犹未降，故与文潞公、刘丞相、王文忠首进建储之议，盖本诸此。

（这条似可说明晏殊与仁宗关系亲密，可以子嗣事机密相托于鬼神；亦可见晏殊为人谨慎，知君臣相对之体，“所奏者亦不敢尽言”；“盖本诸此”是野史家言，不足信）

P133 晏元献守长安，有村中富民异财，云素事一玉髑髅，因大富。今弟兄异居，欲分为数段。元献取而观之，自额骨左右皆玉也，环异非常者可比。公见之，喟然叹曰：“此岂得于华州蒲城县唐明皇泰陵乎？”民言其祖实于彼得之也。元献因为僚属言：“唐小说：唐玄宗为上皇，迁西内，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。玄宗卧未起，中其脑，皆作磬声。上皇惊谓刺客曰：‘我固知命尽于汝手，然叶法善曾劝我服玉，今我脑骨皆成玉；且法善劝我服金丹，今有丹在首，固自难死。汝可破脑取丹，我乃可死矣。’刺客如其言取丹，乃死。孙光宪《续通录》云：玄宗将死，云：‘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。’爆然有声。视之，崩矣。亦微意也。然则，此乃真玄宗之髑髅骨也。”因潜命瘞于泰陵云。肃宗之罪著矣。或云，肃宗如武乙之死，可验其非虚也。

（小说家神怪语也，此处借晏殊之口，复述唐传奇，增其神秘。侧面说明晏殊学识淹博。“武乙之死”，即被雷击死。）

P137 晏元献自西京以久病请归京师，留置讲筵。病既革，上将临问之。甥杨文仲谋谓：“凡问疾大臣者，车驾既出，必携纸钱。盖已膏肓，或遂不起，即以吊之，免万乘再临也。”遂奏：“臣病稍安，不足仰烦临问。”仁宗然之。实久病，忌携奠礼以行。然后数日即薨。故欧公作《神道碑》言：“明年正月，疾作，不能朝。飭太医朝夕视，有司除道，将幸其家。公叹曰：‘吾无状，乃以疾病忧吾君。’即奏：‘臣疾少间，行愈矣。’乃止。丁亥，以公薨闻，上以不即视公为恨。”盖此意也。

（这条常见，但是将晏殊之甥杨文仲的谋算与欧阳修的叙述对比则略有不同。前者重晏殊，“忌携奠礼以行”；后者语句中则变为晏殊体察皇帝，“无状乃以疾病忧吾君”。）

P139 李宗易郎中，陈州人，诗文、琴棋、游艺皆妙绝过人，前辈中名士也。晏临淄公为陈守，属伏暑中同诸客集于州之后圃。时炎曦赫然，晏公叹曰：“江南盛冬烘柿，当此时得而食之，应可涤暑也。”宗易忽对曰：“此极易致，愿借四大食合。”公大惊，遽令取之。宗易起，入于堂之西房，令取合

，复掩关。少刻而出，振衣就席，徐曰：“可令开合。”既如言，烘柿四合俱满。正如盛冬初熟者，霜粉蓬勃，分遗众客及其家，靡不沾足。晏公曰：“此人能如此，甚事不可做！”自是遂疏之。（神怪语也，或可见晏殊之谨慎自守（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感觉），与曹操见左慈所钓之松江鲈而大喜之事可对看。晏与曹操比，一是大臣，一是豪杰。）

P141 王荆公于杨真榜下第四人及第。是时，晏元献为枢密使，上令十人往谢。晏公俟众人退，独留荆公，再三谓曰：“廷评乃殊乡里，久闻德行乡评之美。况殊备位执政，而乡人之贤者取高科，实预荣焉。”又曰：“休沐日相邀一饭。”荆公唯唯。既出，又使直省官相约饭会，甚殷勤也。比往时，待遇极至。饭罢，又延坐，谓荆公曰：“乡人他日名位如殊坐处，为之有余矣。”且叹慕之又数十百言，最后曰：“然有二语欲奉闻，不知敢言否？”晏公言至此，语欲出而拟议久之，乃泛谓荆公曰：“能容于物，物亦容矣。”荆公但微应之，遂散。公归至旅舍，叹曰：“晏公为大臣，而教人者以此，何其卑也！”心颇不平。荆公后罢相，其弟和甫知金陵，时说此事，且曰：“当时我大不以为然。我在政府，平生交友，人人与之敌，不能保其终。今日思之，不知晏公何以知之；复不知‘能容于物，物亦容焉’二句有出处，或公自为之言也。”

（晏殊与王安石交游，同为临川人，江西土风，对后进之提携，有识人之明，（或断句为：乡人他日名位如殊，坐处为之有余矣。不知当以何是）“语欲出而拟议久之，乃泛谓曰”，可见晏殊神态，似卑而实有高致）

P143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，知贡举，出《司空掌舆地之图赋》。既而举人上请者，皆不契元献之意。最后，一目眇瘦弱少年独至帘前，上请云：“据赋题，出《周礼·司空》，郑康成注云：‘如今之司空，掌舆地图也；若周司空，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。’若如郑说，‘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’，汉司空也。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？”元献微应曰：“今一场中，惟贤一人识题，正谓汉司空也。”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。少年举人，乃欧阳公也，是榜为省元。

（晏殊自天圣年起，知贡举凡数次，不知此为何次。晏殊与欧阳修）

P144 晏知止作府推，时诸子房中案牒犹多，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众。祖宗时，不惟宰相，虽百执事皆起复，至富郑公乃以太平而辞耳。本朝儒臣杨大年、王元之、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。富公之后，如陈升之亦百日则起复耳。此盖朝廷体貌，况在兵革之际乎？其来否则在人耳。

（第一句没读懂，诸子房中案牒犹多与前后文是什么关系？祖宗家法的说法与做法，晏知止为晏殊第四子，曾为苏州太守，不知是否即此处所言之“作府推”。）

P149 庆历二年，御试进士，时晏元献为枢密使。杨察，晏婿也，时自知制诰，避亲，勾当三班院。察之弟真时就试毕，负魁天下望。未放榜间，将先宣示两府，上十人卷子。真因以小（别本无此“小”字）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。晏公明日入对，见真之赋已考定第四人，出以语察。察密以报真。而真试罢与酒徒饮酒肆，闻之，以手击案叹曰：“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！”不久唱名，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。赋中有“孺子其朋”之言，不悛曰：“此语忌，不可魁天下。”即王荆公卷子。第二人卷子即王珪，以故事，有官人不为状元；令取第三人，即殿中丞韩绛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，上欣然曰：“若杨真，可矣。”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。真方以鄙语骂时，不知自为第一人也。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，其气量高大，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！

（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，如此鄙语骂人，好玩，也可见少年心性。”卫子“不知何解。”）

P151 《达奚盈盈传》，晏元献家有之，盖唐人所撰也。盈盈者，天宝中贵人之妾，姿艳冠绝一时。会贵人者病，同官之子为千牛备身者，父遣往视之。因是以秘计相亲盈盈，遂匿于其室甚久。千牛父失子，索之甚急。明皇闻之，诏大索京师，无所不至，而莫见其迹。因问近住处，其父言：“贵人病，尝往回之。”诏且索贵人之室。盈盈谓千牛曰：“今势不能自隐矣，出亦甚无害。”千牛惧得罪，盈盈因教曰：“第不可言在此，恐上问何往，但云所见人物如此，所见帘幕屏帟如此，所食物如此，势不由己，则决无患矣。”既出，明皇大怒。问之，对如盈盈言，上笑而不问。后数日，虢国夫人入内，明皇戏谓曰：“何久藏少年不出耶？”夫人亦大笑而已。为人妾者，智术固可虑矣。又见天宝后，掖庭戚属莫不如此，国何以久安耶！此传晏元献手书，在其甥杨文仲家。其间叙妇人姿色及情好曲折

《程史 默记》

甚详，然大意若此。

（晏殊藏书之富，阅读之淹博，可以窥见。手抄一遍，一可见阅读刻苦，随时留心笔记，亦或与此时印刷术未大普及，”物质生产发达对文化形态的影响“，王宇根，《万卷》）

P154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，取其意以为诗词。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遗意也，不如晏叔原尽见升平气象，所得者人情物态。叔原妙在得于妇人，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。非特两人而已，如少游临死作讖词云“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”，必不至于西方净土。若王荆公、司马温公、赵阅道必不如此道也。非特贺、晏而已，凡古今之词人尽然如此而已矣。若荆公暮年赋《临水桃花诗》：“还如景阳妃，含叹堕宫井。”此善体物者也。然不止此而已，终云“惆怅有微波，残妆坏难整”，此乃能见境而却扫除净尽，此所谓“倒弄造化手”也。

（晏小山，论词作之语）

P155 晏元献罢相守颍州。一日，有歧路人献杂手艺者，作踏索之伎。已而掷索向空，索植立，遂缘索而上，快若风雨，遂飞空而去，不知所在。公大骇莫测。已而，守衙排军白公曰：“顷尝出戍，曾见此等事，但请阖郡阖门大索，必获。盖斯等妖术未能遽出府门也。”公如请，戒众兵曰：“凡遇非衙中旧有之物，即以斧斫之。”既周视无有。最后于马院旁一卒曰：“旧有系马柱五枚，今有六枚，何也？”亟斫之，即大呼，乃人尔。遂获妖人。

（传奇故事）

《程史默记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